



最美
时光

最好的时光都给你

最好的时光是
——当你爱上他时
你发现
他早已小心翼翼爱了你一整个年华



卫玛

著



最好的 时光 都给你

卫玛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好的时光都给你 / 卫玛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511-2086-9

I. ①最… II. ①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485号

书 名: 最好的时光都给你

著 者: 卫 玛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董 舸

特约编辑: 伍 利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昆 慈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9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086-9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present the best time of my
life to you

001

楔子

005

第一章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069

第五章

世界一号苹果

021

第二章

应该没有后续

085

第六章

其实我有求于你

037

第三章

第二次被答谢

107

第七章

意想不到的评委

055

第四章

一个人的单恋

121

第八章

晋级之路



present the best time of my
life to you

137

第九章
你说得没错，就是她

157

第十章
一路上有你

173

第十一章
归来的误会

195

第十二章
谁是冠军，谁是新娘

217

第十三章
补你一轮红月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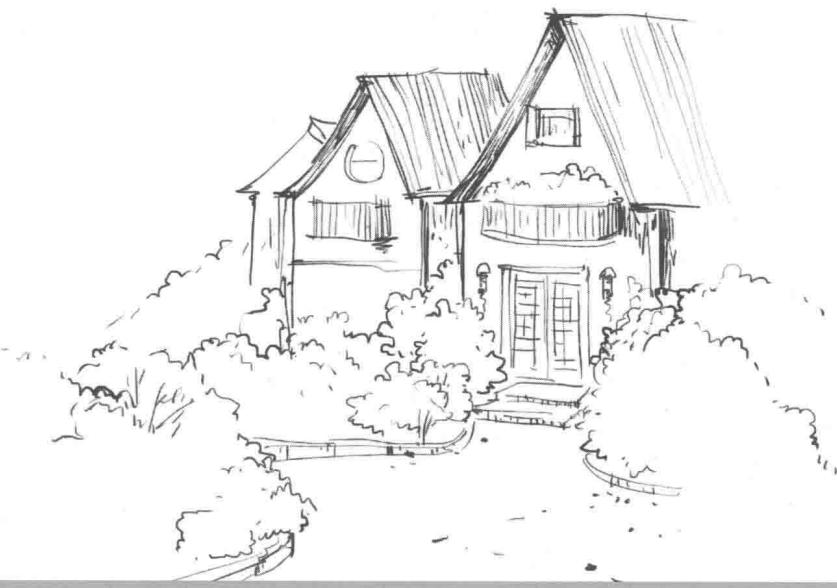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53

第十五章
待续的故事

267

第十六章
四季很好，如果你在



楔 子



薄暮，微雨。

校园的林荫道上红底的横幅随风翻飞，偶尔还有学生嬉笑的声音传来。

程墨下楼的时候才发现，雨势比他来的时候已经小了很多，小到这会儿他站在树下，闭上眼，几乎感受不到雨珠落下来。

欧阳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恰好正往校门口走。

“怎么样，具体的时间和细节都和学校确认过了吗？”

欧阳是他的导播，从他进电视台开始，两人就一直愉快地合作着，关系很好。

程墨低头看看表，语调还算轻松：“谈了两个多小时，基本都谈妥了，在互动形式上校方有点新的想法，改动不大，具体等你上班了我再和你细说。”男主播特有的播音腔，圆润醇厚，在雨景中散开，说不出的好听。

“实在不好意思，要不是我生病，这个事情也不用麻烦你亲自跑一趟。”欧阳在电话那头客气地道歉，咳了一声后又问，“要不今晚我请客，算是答谢？”

水汽中的校园景致依稀让人想到了江南水乡的柔美，程墨看了眼不远处，似是被美景打动。他扬唇笑笑，缓缓地说道：“还是等你身体好了再说吧。”

挂了电话，他略微驻足，四下望了望，这才朝自己停车的方向走去。

雨雾给原本碧绿的树叶注入了更新鲜的活力，偶有撑着各色花伞的学生从树下走过。雨中的林荫道在跳跃鲜亮的颜色的反衬下，霎时就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从近到远的透视效果似乎应该是近大远小，近实远虚，近亮远暗。程墨这样想着，忍不住低头微微笑了，眼底也一片柔和。

他是从什么开始留心绘画技巧的？或许是知道自己有幸被提名参加《艺术之约》的节目录制后，或许只是因为两周后他受邀来这里访谈一位俄罗斯画家，又或者，是更早一些的时候……

一辆黄色跑车的突然出现一下子为朦胧的风景画注入了更加跳脱的色彩和略微张狂的活力。车速很快，只是眨眼的工夫，车子就近身了。

擦身而过的时候，程墨依稀看到车子的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一晃而过的瞬间，他就被溅了一身的水。

看着满是污点的长裤，他无奈地笑笑，果然不该出神太久的。正犹豫要不要擦拭一下，眼角的余光就瞥到那辆招摇的跑车又快速地倒退了回来。

毫无悬念地，他又被溅了一身水。

“你又溅到人家了，你怎么开车的？”女孩不悦的抱怨声从缓慢摇下的车窗内传出来。

看样子，是特意退回来找他的？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车里人进一步的动作。

“快道歉啊！”女孩催促的声音再一次传来。然后，他看到男孩子稍稍朝他这侧探了探身子，满脸笑意地不停朝他点头：“老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说着，还朝他敬了一个姿势怪异的军礼。

这样喜感的道歉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他心里想着，就看见女孩把脑袋探了出来。

“真抱歉啊，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赶时间，真的是赶时间。来，这个给您，老师您稍微擦擦吧，真的不好意思。”说着她递出了一整盒的纸巾。

看得出来，她很急切。

程墨接过盒子，顺势打量了一下女孩。她的头发很黑也很长，以至于递纸盒出来的时候，她的手臂上还挂着一小撮秀发。她应该是真的着急出门，头发看起来都是没有完全吹干的样子。

“对了，您带伞了吗？”她眨巴着眼睛又问了句，表情很诚恳，似乎是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

“我的车子就在附近，谢谢。”程墨看着她，微笑着客气地答了一句，又补充道，“我没事，你们赶时间就先走吧。”

“真的不好意思啊——”女孩又对他真诚地说了一句。车窗摇起的

时候，他依稀听到她如蒙大赦般催促起了驾驶位上的男孩子，“走了，走了……哎呀，完了！”

“什么意思？”男孩简短的问话声传来。

“是完了，这下真要迟到了！”女孩的语气显得很懊恼，“快走，快走，啊，不对，你还是慢点，免得又溅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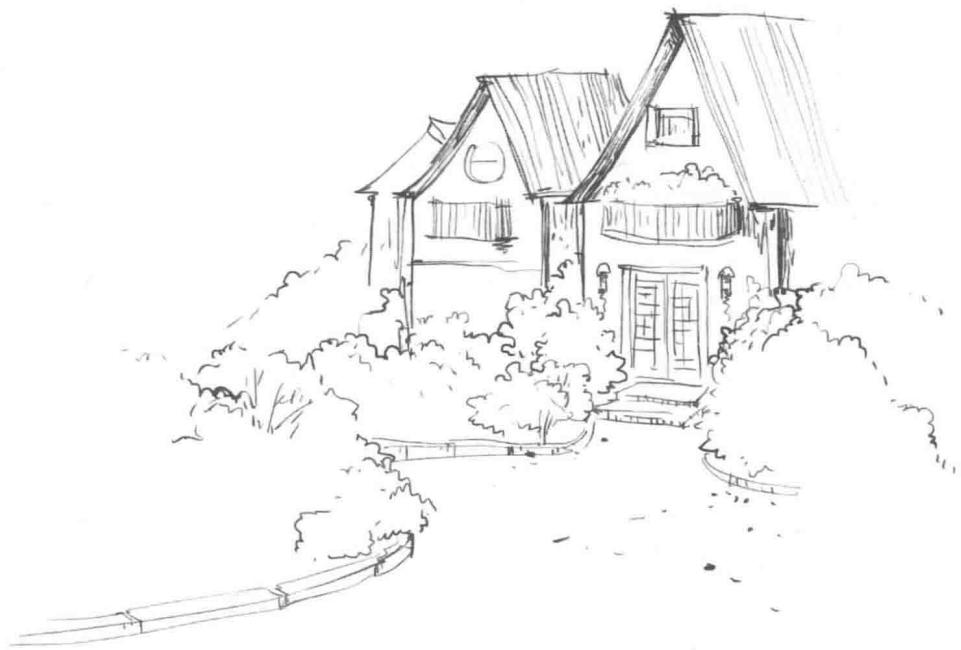
很纠结。

“祖宗，你到底是要我开快点还是慢点？”男孩子的语气显得很无奈，似乎还想笑。

“可以要求快中带稳吗？”

“……”

车子消失在道路的转角，程墨看着自己手里的一盒纸巾，又看了眼裤子上的污迹，笑着摇了摇头，就朝车子走去。



第一章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那张脸当真是完美无缺的，还有那双眼睛，似乎眼底满是细碎璀璨的光，很温暖、很亲切。她忽然有种错觉，仿佛从礼堂两侧大窗户照进来的那点阳光，只洒向了他。



一

当年体育课考试的时候，陆索远也没有这么卖力过。她几乎是一口气冲下的车子，然后冲进了舞蹈房。

但是，她还是迟到了。

“陆——索——远！”余玫第一个冲到她面前，那架势简直准备把手表塞到她眼睛里去，“现在几点了？你又是答应几点来的？”

陆索远赶紧以手遮脸，然后迅速地从身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奶茶和糕点，笑嘻嘻地赔礼道歉：“先别生气嘛，就算要生气你们也先吃了再骂我，练习了这么久一定饿了，吃饱了才更有力气的。”和顺谦卑的声音，带着点讨饶的味道。

感觉到手里的东西被余玫接过，她继续伏低做小：“我原想，就算出去买点吃的给大家再过来也不会晚的，谁知道就遇上堵车了。我……我其实也是很无辜的。”

“你不知道首都就是‘首堵’吗？”塑料袋响动的声音传来，陆索远微微张开手指，借着指缝的空隙去偷瞄，发现把这话说得煞有介事的余玫其实正咬着吸管在憋笑。

这显然不是生她气的表现嘛！

得知被骗，陆索远脱了鞋子就去追打余玫……

一室欢笑。

她们会有这个周五的额外舞蹈排练，算起来还要“感谢”新一年校元旦晚会筹备组的组长。

新上任的组长是张艺谋的忠实粉丝，筹备小组重新成立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几个筹备小组的成员上门找了系主任，问能不能让系里学国画的学生尝试挑战一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里边舞边画的高难度舞蹈，作为元旦晚会的压轴节目。

起初系主任不以为意，谁知组长是有备而来，从伏羲画卦说到甲骨文，从《大夏》聊到《大舞》，最后直接说国画所秉承的传统绘画过程其实

就是一次舞蹈，解衣般礴，用飞舞的线条来组成图画，挥发情感。

一番天南海北的闲聊结束后，两人简直相见恨晚。系主任满满就应了下来，然后这件事情就落到了学生干部余玫的身上。余玫接到任务后，第一个就想到了陆索远。

原因很简单，她人漂亮，画也漂亮。

陆索远自小师承著名画家李石书，因为是作为关门弟子培养的，所以即使上了大学后，她每个周三、周五的晚上都还是要去李教授家习画的。在答复余玫之前，她先询问了李教授。岂料，对方竟相当赞同这件事情，还说她兴许可以从这边舞边画的过程中领悟中国画“无往不收，无垂不缩”的笔法精髓。

而今天，是她们第二次练习舞蹈。

姜芳芳从门外进来的时候，一群人已经结束了打闹，陆索远正换着舞鞋。

“索远，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谈朋友了？”

陆索远诧异地转头看向姜芳芳，一脸不明白的表情，指了指地上的塑料袋，说：“那个是给你留的。”

“果然是你啊！”姜芳芳看了眼吃的东西，又看了眼她，一副了然的表情。“我说我刚才看到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人从跑车上下来了。看来我没眼花啊，你真谈男朋友了？”

“哦，你说的是他啊……”陆索远应了一声，和没事人一样继续低头拔鞋，“他不是我男朋友。”

“那就是还在追你？”章礼放下手里的奶茶，一下子也来劲了。

“也不是啊。”陆索远摇头，面色如常，心里却想下次坚决不能让喻怀旭送自己回学校了，即使真万不得已，也坚决不能让他把车子开进学校——太招摇了。

“好了好了，把今天的舞蹈任务完成后你们再八卦。”余玫一发话，这个没影的话题就此打住了。

所幸后来大家忙着排舞，也就再没提这个事情。陆索远暗暗松了一口气。



晚上回宿舍的时候，她们路过公告栏，恰好看到有几个校学生会的学生在贴宣传海报。

“是社团又要招新了吗？”陆索远看了眼，问余玫。

余玫偏过头瞅了瞅，打了个哈欠，摇头喃喃道：“看着不像。”

“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真想知道的话明天上课的时候绕过去看看不就得了吗。”章礼插话。

“就是，就是，我们还是快点回宿舍吧。”几个小时的舞蹈练下来，姜芳芳早已没有了方才调侃时的劲儿，不停地在一旁打哈欠。

陆索远似是受了传染，也打了个哈欠：“你说我们还没有开始画呢，只是练习跳舞就累成这样，回头真是用上了水墨，我们还不得集体散架？”

“差不多。不过就算散了估计也看不出来。”余玫补充。

章礼站定，问：“这是何解啊？”

余玫笑：“因为那会儿我们肯定浑身都是墨黑墨黑的，估计就两眼珠子还是亮的了。”

陆索远想象着大家从墨汁里爬出来的画面，浑身湿答答还黑乎乎的样子，率先笑了，然后姜芳芳也笑了。

到最后，大家都笑了起来。

接连下了几天的细雨此刻已经停了，潮湿的路面折射着昏黄路灯的光亮，暖暖的水光带着一丝怀旧的温情，有种不真实的迷离和梦幻。几个姑娘的笑声就这样伴随着彼此晃动的身影，在茫茫的夜色中响起，然后又慢慢消散。

周末，陆索远照例回了家。

周一上完英语听力课，陆索远走在回画室的路上，余玫忽然就从她的身后追了上来。

“那天我们看到的海报原来不是社团招新的，而是有关一个俄罗斯画家的。”

“俄罗斯画家？来学校做讲座？”陆索远问。

“不是。”余玫摇头，“确切地说应该是交流。”

“他会讲中文？”陆索远觉得稀奇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俄罗斯画家是什么样的？

她抬头看向余玫，不禁问：“你说，如果讲中文的时候有个小舌音冒出来，这听起来会是个什么效果？”

“小样，思维定式了吧。”余玫戳了戳她的眉心，“你这不是刚上完英语课吗，怎么就把这门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给忘了？”说着余玫点了点她怀里的英语课本。

陆索远“哦”了一声，一副了悟的表情，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问道：“是个什么样子的讲座啊？”

“从海报的内容来看，是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交流的。全程都有互动，这个倒是挺难得的，据说最后还有单独提问环节。对了，知道吗？”余玫的声音听起来一下子有点兴奋，“这次学校请的可是央视最帅气男主播来做主持，出手大方吧！”

陆索远不以为意：“毕竟来的是大画家，请专业的主持人，肯定比找业余的要稳妥。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实战经验丰富，到时候出了纰漏也能及时补救。”顿了顿，她追问道，“那个俄罗斯画家是什么画派的？”

余玫想了想，道：“好像是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怎么啦？”

陆索远“唔”了一声：“我对这个画派好像没什么兴趣……”

因为没有什么兴趣，所以陆索远也就没有把这个访谈的事情放在心上。不过接下来的几天，不论是在食堂还是在图书馆，她都听到不少人讨论这个央视男主播。

帅气、优秀、博学，这是最常听见的形容词，而第一个词的出现频率则是出奇的高。

竟有这么帅？

某天中午回宿舍的时候，她刻意绕到宣传栏想去看看他的照片，结果发现，海报居然都没有了。

难道是帅到被大家争相抢回宿舍当墙纸了？

这么一想，她一路笑到了宿舍。

过后的几天，她除了上课和跳舞，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新画上，

自然也就把访谈这个事情彻底淡忘了。

这天下午，央视帅气男主播来美术学院做访谈的消息再次传入陆索远的耳中，她正拿着画笔在斟酌颜色。隔壁几个画室的同学哄闹着去小礼堂的时候，她恰好把松花绿调了出来，在画纸上试色。

等她上完颜色收工，慢悠悠走到小礼堂，发现里面居然已经人山人海了。似乎开学典礼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热闹，她一边想着一边心存侥幸地找空位，结果，自然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本就对这个画派的画家没有什么兴趣，再加之没有位子了，陆索远想也没想，就从最前面往后排的出口走去。

从侧边走道往后去的时候，一个声音忽然叫住了她：“索远，这边！”

挥动着手臂的是余攻。陆索远站定犹豫了下，觉得有位子的话听一听也无妨。而且，她对那个主播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奇。

她刚一落座，余攻就得意地说自己两个小时前来占座了：“这第三排的位子都是我占的，算是我给舞蹈队姑娘的一点福利。”

没等陆索远问余攻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占座，周围响起的尖叫声和喧哗声就给了她答案。

除了对技艺有痴狂的追求，爱美，也是每个美院人共同的爱好。

周围女生的兴奋和眼里的光芒让陆索远不得不把探究的目光投向礼堂中央。

舞台中央的沙发上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个男人，眉目沉静、清朗俊逸。一身妥帖的铁灰色西装，一条暗宝蓝的领带，他的手里还拿着几张白色卡片。

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卡片，似乎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儒雅气质在散开来。

忽然间，他转头，朝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几句话。回头的时候，他嘴角微弯，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朝台下点了点头，应该算是给大家打个简单的招呼。

陆索远看得有点出神。

从她的角度看过去，那张脸当真是完美无缺的，还有那双眼睛，似乎眼底满是细碎璀璨的光，很温暖、很亲切。她忽然有种错觉，仿佛从礼堂两侧大窗户照进来的那点阳光，只洒向了他。

余玫抓着她的手显得很激动：“程墨比电视里帅多了啊，尤其是那双眼睛，太招人了，古诗里的桃花眼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亮若星辰、静如深潭，这样的眼睛应该不是桃花眼。

陆索远看着台上，微微摇了摇头，没说话。在她看来，桃花眼不是一个好的词语。他的眼神干净、睿智，让她只想起了《诗经》里的八个字——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灯光亮起的时候，程墨长身玉立地站在了那里，用清朗、低沉、带有磁性的嗓音做自我介绍：“美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程墨。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来美院做访谈节目，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美院了，但是我每一次来都发现美院更加有艺术气息了。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经常来美院，来这里找同学打球、串门，也来这里吃饭——”

台下响起一片哄笑，陆索远看着他，无意识地也扬起了嘴角。

“美院的饭菜要比我们外交学院的好多了。”他微笑着把后面半句说完，台下又响起另外一阵哄笑。

后来，陆索远才知道，他说这些是为了暖场。

“今天来这里呢，想介绍一位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伊万·伊里奇·科罗温给大家。伊万·伊里奇·科罗温是……”一段翔实的介绍后，他又说道，“一会儿我在采访他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可以写在纸上交给我的助手，然后我会在采访的过程中把大家的这些问题穿插进去，当然，我也会给大家现场提问的机会。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今天的访谈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愉快的学术交流。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画家伊万·伊里奇·科罗温。”

把问题穿插在里面不会显得整个采访很混乱吗？陆索远看了一眼身边的人，大家好像都没有她这样的疑惑。

嘉宾被请出后，两人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聊起，聊世界名画，聊绘画手法。期间，程墨看着台下老师同学写上来的问题，很巧妙地就把

它们穿插在里面，话题过渡得几乎没有任何转换痕迹，极具技巧。

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纯正的英式发音，流利而准确，很有欧洲绅士的味道。访谈快结束的时候，陆索远忽然想，台上的这个人如果没有成为主持人的话，去做个同声传译绝对也是够格的。

因为程墨的现场翻译，一场访谈下来，陆索远觉得自己长了不少见识，而大家也都是颇有收获的样子。最后的现场提问环节显得很火爆，直到最后一个问題，好多人都仍不愿放弃机会，个个把手举得高高的。当然，这里面也有陆索远身边的余攻。

“你们说程墨这么帅，结婚了没？”余攻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正经和严肃，她一边举着手，一边仍滔滔地和姜芳芳讨论着。

“应该没有吧，不过我觉得这么优秀的人，一定有女朋友了。”姜芳芳想了想，就这么笃定地回答她。

余攻摇头：“我不相信……这也太惨绝人寰了，难道这年头帅哥都非得有主了？”

两人正热烈地讨论着，提问的话筒就这样递到了余攻的面前。陆索远一愣，姜芳芳一愣，而当事人更是愣住了。

余攻大概是没有想到这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能轮到自己，又或者思绪还停留在刚才的讨论中，她握着话筒顿了顿，然后会场就响起了这样一个问题：“程主播这么帅，不知结婚了没？”

一片鸦雀无声后，全场爆笑，然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余攻一惊，幡然醒悟，赶紧拿着话筒解释：“是不是，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好奇！”另一个角落里响起了一个女生的高呼，然后是四面八方附和的声音，场面似乎一下子就沸腾了，小礼堂里响起了经久不衰的热烈掌声。

像鼓励，更像催促。

陆索远抬头看向程墨，发现他也正看向这里，面上是淡淡的笑。

俄罗斯画家大概也挺好奇现场为什么一下子这么热烈，问了一句。

程墨关了麦，侧过头解释了一番，然后画家一下子也笑开了。